

立陶宛小说集

〔苏联〕尤·热马伊捷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联〕尤·热马伊捷等

立陶宛小说集

郑孝时 苗 根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立陶宛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本書包括立陶宛共和国作家写的短篇小說十七篇。这些小說一部分写立陶宛在资产阶级統治时期,孩子們挨餓受苦的情形、工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斗争的情形;另一部分写立陶宛 1940 年加入苏联后的幸福生活。

ЛИТОВ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М. Слуцкий)

Детгиз 1952

立 陶 宛 小 說 集

尤·热馬伊捷等著
郑孝时 苗 根譯
金 星 校

*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4 号

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書号:譯0212 (初中)

开本 787×1092 耗 1/28 印張 6 5/14 字数 125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定价(8) 0.36 元

目 录

序言(米·斯路茲基斯著 郑孝时譯)	2
上課(尤·热馬伊捷著 郑孝时譯)	8
不幸的孩子們(尤·热馬伊捷著 郑孝时譯)	14
第一次罢工(約·比柳納斯著 郑孝时譯)	24
約努卡斯(約·比柳納斯著 郑孝时譯)	31
童年时代(尤·亞諾尼斯著 郑孝时譯)	39
糖小羊(皮·茨維爾卡著 郑孝时譯)	49
飞机(約·多維戴齐斯著 郑孝时譯)	64
黑夜(加·科尔薩克聶著 郑孝时譯)	75
第一步(加·科尔薩克聶著 苗根譯)	88
在山頂上(加·科尔薩克聶著 苗根譯)	98
白星星(符·莫祖柳納斯著 苗根譯)	108
頑强的教师(阿·鮑查著 苗根譯)	119
小邮递員(米·斯路茲基斯著 苗根譯)	129
奇异的土地(米·斯路茲基斯著 苗根譯)	141
老实話(阿·巴尔特魯納斯著 苗根譯)	151
阿洛伊扎斯叔叔的帮手(安·馬介維朱斯著 苗根譯)	160
多穗小麦(勃·約尼斯基斯著 苗根譯)	167



序 言

高尔基在他一篇抨击资本主义美国的政治论文黄色魔鬼的城市中，以沉痛的心情谈到美国的儿童，他说：“他们好象是一些花朵，被谁的粗手从屋子的窗戶里扔到了街上的泥潭中。”

不仅在帝国主义美国，儿童的生活是可怕而难堪的。在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只要那里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富人和穷人，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贫困和饥饿。

离开现在没有多久，就在1940年前，立陶宛还是由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着。全国的工厂，全国的土地、森林和河流都属于工厂主、地主和富农所有。外国帝国主义者任意掠夺立陶宛的财富，惨无人道地压迫人民。

劳动人民的子女的生活，是痛苦而没有乐趣的。儿童们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从小就不得不在贪婪而残忍的富农家里干着力不胜任的繁重工作。上学念书对他们来说只是梦想，——学校是专为有钱人设立的。工人跟雇农只赚到几个微不足道的工钱。当时，工人经常失业，而少地的农民的小块土地和住屋往往被迫卖掉了，用来抵偿债务。有些人为了糊口而动身上这个“芥子乐园”〔注〕——美国去了。他们的孩子生活得更糟。

女作家尤利亞·熱馬伊捷在1905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說，名叫不幸的孩子們。

小說描写一个貧农到美国去，扔下老婆跟三个孩子。他們連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沒有，寄居在外婆家里。他們把奶牛卖掉了，卖得的几个錢，給父亲作路費，弄得家里連一滴牛奶都沒有。那个貧农后来死在美国，象过去和現在在那儿死掉的成千上万人一样。

“……媽媽賺到了一点儿工錢，她买了些黑麦，拿到磨坊去磨粉。媽媽在舀粉的时候，裙子边挂上了机器的轉軸，——轉軸把她卷了进去。赶到把媽媽拖出来，她已經奄奄一息了。她又活了几天，就死去了。”不久，在殘酷的富农格利日尼斯家里做工的尤奥租卡斯也死了。他死后，作保姆的小妹妹——奥聶列也死了。主人的毒打送了她的命。

用第一人称敘述的主人公本身也差点儿死在富农家里，他就在这富农家当雇农。

这孩子悲伤地思索着，竭力要弄明白他們家里遭受不幸的原因：“可是爸爸一点没看見这些，是美国把他吃了！美国一定是一只專吃活人的、殘暴的野兽……它長着什么样儿的牙齿呢？長着什么样儿的嘴呢？它的嘴大概象一口井，把人們淹死在里面！”

千千万万幼小的儿童和少年，在富农的束縛下喘息着。他們从事着奴隶般的劳动，可是除了一双草鞋和一些土豆稀粥，除了毒打，他們却什么也得不到。

在过去立宛陶进步文学中，描写了好多这种野蛮奴役的、駭人听闻

〔注〕1906年3月高尔基曾到美国。他看到美国后，曾写过一篇諷刺美国的文章，題

名是“芥子乐园”。

的情形。

在比柳納斯的短篇小說約努卡斯中，敘述了一个牧童的痛苦命运，这种命运在旧立陶宛是很典型的。

小牧童約努卡斯天天一清早就把富农的鵝赶到田野里去。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因此，在他看来，能坐上运貨馬車玩玩，就算是幸福了。有一次，約努卡斯享受到了这种幸福，他坐车玩了一整天，唱着簡單的小調，直到傍晚，他才忽然想起他的鵝，可是已經晚了：鵝少了兩只。他兩次被打得遍体鱗伤，后来他逃回家去，跑到后娘那里。可是后娘剛剛得到她丈夫——約努卡斯的父亲的死訊，她生怕家里多一張嘴吃飯，把他攆回可恨的主人家里去。

立陶宛的民主作家們，以极大的热忱反映了儿童的苦难生活。作品里的主人公，經常是个被神甫吓破了胆的、被所有的人欺侮的小孩子。

不錯，孩子也曾試着反抗过不公平的生活，但是因为力量小和沒有人保护，他們很快就听天由命了。

在接近工人运动的比柳納斯的作品里，在立陶宛第一个无产阶级詩人——共产党员亞諾尼斯的作品里，在立陶宛苏維埃文学創始者茨維爾卡的作品里，已經出現了新的主人公。他心情乐观，他向往新生活和光明，他力求認識世界。

但是尽管这样，立陶宛文学中主人公的特征仍然是消极的。孩子本身还没有积极参加到生活中去，还害怕生活。吓破了胆的可怜的孩子，对那复杂和不平的生活只会感到惊奇。

先进的立陶宛文学，是在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中成長

起来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学对儿童和青年們进行宣傳，要他們服从富农、工厂主和资产阶级执政者，用上帝的惩罚来吓唬那些不服从的人。他們竭力用西欧和美国输出的偵探小說来使青少年們彻底墮落。在書店所有的櫥窗里，摆滿了一些小書，書的封皮上画着黑人和印第安人凶手，画着窃賊和手拿“柯尔特”式大手枪的强盜。

*

*

*

立陶宛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苏联各兄弟民族的帮助下，于1940年推翻了斯麦唐法西斯匪帮，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給工人和农民带来了幸福生活，給他們的孩子創造了光明的未来。

牧人和雇农的不幸童年一去不复返了。

在苏维埃的立陶宛，再没有一个失业工人和无地的农民了。千万个斯达哈諾夫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在恢复和重建的工厂中劳动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組織了集体农庄，农庄使农村劳动者能过着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早先落后的村子，现在有了强有力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先进的科学和电灯。

立陶宛的每一个儿童都上学念書了。他們用不着，而且永远用不着又飢又冷地跟在富农的牲口后面跑了。立陶宛全国，包括那些最偏僻的地方，都設立了新学校和幼儿园。

立陶宛的儿童为了幸福的童年感謝苏维埃政权、党和偉大的斯大林。

立陶宛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苏维埃文化正在日益地发展。

在整个繁荣的立陶宛文学中，儿童文学也占着不小的地位。

立陶宛的苏维埃儿童文学，跟苏维埃立陶宛的全部生活一样灿烂新鲜。立陶宛的作家们向本国和俄罗斯的古典作家们学习着，吸取苏维埃俄罗斯的儿童文学的丰富经验。

立陶宛儿童文学中的主人公，是一些热心求知的、朝气蓬勃的、经常感到祖国亲切关怀的苏维埃儿童。他们不是生活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加者，是成年人在劳动和斗争中不倦的助手。

我们现在把茨维尔卡在1935年写的短篇小说糖小羊，和1943年写的短篇小说秘密[注一]拿来比较一下。

在头一篇短篇小说里，描写两个乡下孩子，想望到城里去旅行。城市对他们来说好象神话：香喷喷的，房子是玻璃的，到处挂着绳子，上面摇摇晃晃挂着白面包和环形小面包。孩子攒了几个钱之后，就上路了。但是后来他们被那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大世界给吓坏了，不久就回家了。

在短篇小说秘密里，令人神往的斯嘉普卡斯可决不象这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也很小，并且也害怕大人用来吓唬孩子的、可怕的列波诺玛丽[注二]，还怕村长的儿子。可是，当需要他帮助父母把一个受伤的俄罗斯战士藏起来医治好时，他却不怕恫吓和殴打，没有把秘密洩露给村长的孩子们。

莫祖留纳斯、科尔萨克涅、巴尔特鲁那斯和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甚至不害怕列波诺玛丽。

在立陶宛儿童文学中，创造了一系列少先队员和学生的形象，他们

[注一] 这一篇译文收在本社出版的小夜莺一书里。

[注二] 传说是古时的女妖。立陶宛乡下的大人常用它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重复了巴甫利克·莫洛佐夫〔注〕的功勋，帮助亲爱的苏维埃政权巩固年轻的集体农庄，跟富农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

立陶宛的儿童文学努力培养这样的生气勃勃的少年公民：从小就获得知识和劳动习惯，对社会劳动、对未来的伟大事业、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有所准备。

*

*

*

向读者介绍的这本立陶宛小说集，包括二十世纪初立陶宛文学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苏维埃时代立陶宛作家、主要是文学青年的作品。短篇小说包括的立陶宛人民的生活时期很长——从1900年起，到1950年止——并提供了一些立陶宛儿童文学发展的概念。

米柯拉斯·斯路兹基斯

〔注〕 一个跟富农进行斗争而牺牲的少先队员，详见本社出版的巴甫利克的故事。



尤利亞·熱馬伊捷

上 課 （普蘭采的故事）

打我很小的时候起，人們就拿学校吓唬我。每逢我一頑皮和奔跑，爸爸立刻威胁我說：

“得啦，得啦，淘气够了吧……瞧我們送你上学去，在那儿就有人剝你的皮了……”

在孩子群里数我最大。碰到我逗弄自己弟妹們时，爹媽不但要用皮帶抽我，还要用学校吓唬我。

于是我开始認為：学校是个把孩子送去懲罰的地方。在那儿，人們只是一个劲儿地毆打和鞭撻他們，至于讀書是沒有人想到的。

一天早晨，爸爸叫醒我說：

“赶快起来，穿上鞋袜，我領你上学去。”

我本来还想睡一会儿，可是一听見爸爸的話，睡意一点儿也沒有了，覺得頭髮好象直豎了起来，后背好象起着雞皮疙瘩。

“快些弄早飯吧，”爸爸对媽說，“我这就領普蘭采上学去。他吊儿郎当得够了。”

我渾身顫抖着。从長凳底下拖出粗皮鞋〔注〕，在壁爐后边找到了包

脚布，可是我怎么也不能好好儿把脚包起来：爛布头子这里那里往外鑽。

“你怎么鞋也不会穿嗎？”爸爸問，他没看見我的双手和膝盖在打哆嗦。

我們坐下吃早飯，可是稀飯咽不下喉嚨。

早飯后，爸爸穿上長統靴，我披上自己的粗呢上衣，拿了帽子，于是我們就上路了。

爸爸在前边走，我慢騰騰地跟在后边，一个劲儿地咽着眼泪。我哽哽咽咽地走着，不停地擦着鼻子，甚至把衣袖都擦得发亮了。后来，我們走近了市鎮。这时我想，这样哭哭啼啼不大好看，人家看見了会說：“这小孩为啥跟在他爸爸身后，哭得象个牛犢子似的呢？”

我又用衣袖擦了一下鼻子，拿衣服的前襟擦了擦眼睛，就不哭了。

我們一直走进学校里。

爸爸跟一位老师問声好，随后就說是来送儿子报名入学。老师問过我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以后，便把我录取了，將名字記在冊子上。

爸爸临走請求老师不要憐恤我，叫他使勁儿揍我。

我留在学校里，四下張望着，等候人家动手来揍我。

学校里聚集了好多孩子，——有大的，有小的。他們从口袋里掏出各式各样的玩具，互相給別人看和交換。

我什么东西也沒有，看得心痒难熬。我对大伙儿說：

“明儿我也不空手来：我有木头刻成的小喇叭和羽毛做的笛子……”

于是，大家陸續相識了，开始玩起来。

〔注〕 样子好象剥皮鞋似的皮鞋——原注。

老师来了。同學們都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我就跟別人并排坐在板凳上。

老师在我对面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小白鈎儿。他吩咐我們把小白鈎儿照样抄写在練習簿上，說罢，自己就走开了。

誰應該抄多少个小弯鈎儿，我們都沒有放在心上，——我們只是笑着，你推我挤地淘气。

晚上我回到了家里。我把明天要帶的我的全部财产——笛子呀、小喇叭呀、小刀呀——都收集起来，免得忘了；我把它們塞在衣袋里，第二天帶到了学校去。心里想：我用它們也許能換到些好东西。

課后，老师放我們休息。我們在院子里和街上奔跑……真开心呀！

不久，我对学校习惯了，我很明白，——誰也不会打我。我們难得看見老师。我們愈来愈經常自己往練習簿里写小弯鈎儿了，写多少个还是随自己便。

在家里，爸爸問我：

“喂，学习得怎样，你喜欢学校嗎？”

“什么都挺好，我非常喜欢学校！”我赶紧回答爸爸。

但是有一天早晨，校門敞开着，走进来一位神甫，他是神学教师。

我的眼睛花了。全校的学生都吓得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呆楞楞地站着。神甫長得魁梧、高大、肥胖，头髮和眼睛烏黑，紅紅的臉，黑法衣拖到地上。后来我知道：他总在皮靴筒里插一根短皮鞭。他一句話也不說地在教室里踱了一会儿，然后坐下，用眼睛扫了我們全班一遍，便开始上課了。

“斯塔爾庫斯，說說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忏悔？”

“我……我……吃过了晚饭，当我们唱着歌，而我躺下睡觉的时候。”

“嘿，你准备躺在床上忏悔，是这样的吗？还象猪那样吃得饱饱的……把爪子伸出来！”

神甫一把抓住他的手指头，用戒尺照着手，——啪！啪！啪！

手掌一下子肿得象个熟透了的李子。斯塔尔库斯的眼泪不断地流下来。神甫累了，歇了口气，喊着说：

“斯金捷利斯，你准备什么时候忏悔？”

“我……我……晚上喂牲口的时候……”

“嘿，蠢货，准备喂牲口的时候忏悔！把爪子伸出来！”

又是劈劈啪啪的一阵手心，直到神甫疲倦了。他喘了一口气，又喊着说：

“杜杜克，你准备什么时候忏悔？”

杜杜克早知道他逃不过去。他一声不响，只是哭哭啼啼的：呜、呜、呜……

“嘿，你这个小癞蛤蟆，一下都没挨到，就哭喊起来了？把爪子伸出来！”

又是劈劈啪啪一阵手心，直打得杜杜克的手掌象个压扁了的苹果才罢休。

就这样一直到下课。神甫打遍了他的眼光偶然碰到的所有学生。

我比谁都小。坐在书桌后边，椅子比较高，我露出一个头顶，要是站起来，就一点儿也看不见了。后来，当我知道了这套把戏，只要神甫一跨进门槛，我总是站起来。我几乎老是用这种方法逃避提问。

但是有一天，連我也逃不过灾难了。那天，学校里最淘气的約尼斯对我說：

“普蘭采，咱們到鎮上买烟草去。”

我們跑去了。在一个小鋪里买了烟草，忽然听見馬烏斯开的小酒店有人在乱拉提琴，还有人在吹豎笛，吹拉得連地面都震动了。約尼斯一下子就猜透了是怎么回事儿。

“这儿有人結婚，已經举行过婚礼回来了。咱們去瞧瞧吧！”他說。

干嗎不去呢！我們跑到小酒店里去，看見那些喝得醉醺醺的媒人和头上戴花冠的伴娘……

人們都走散后，我們好象什么事也沒有似地回到学校里去。甚至把看見的一切也都忘記了。

可是来上課的神甫還沒等跨进門檻，就喊着說：

“約尼斯！普蘭采！你們喜欢馬烏斯小酒店里的婚礼吧？喂，到这儿来！”

“哪个鬼东西告訴他的？”約尼斯嘟囔着。

我們吓得直哆嗦。我們被拖到了貯藏室里。神甫揪住約尼斯那絡豎起的头髮，把他的头往地上撞，鞭子好象活了似的，从神甫的皮鞭筒里跳了出来，他迅速地抽打着約尼斯。

“这就是你喜欢的婚礼！这就是你喜欢的婚礼！……”

一鞭接一鞭，鞭鞭見血。約尼斯叫得那么响，甚至把首席神甫院子里的一群狗都惊动了，——它們就在窗子底下跑着和吠叫着！

神甫打約尼斯打得累了，因此，“婚礼”便宜了我。

挨完了鞭打，我們被从貯藏室里赶了出来。同學們圍住我們間長



問短：

“打你們几下子？用什么打的？鞭子抽得痛不痛？”

我差点儿失掉知觉。我給他們看身上的九个水疱：它們腫得象香肠似的。約尼斯气冲冲的，捏紧了拳头。

神甫一干完这种累人的勾当，象往常下課后一样，便到一个教員那儿去休息。他們早就买了燒酒，为了給下一課恢复体力……

从那时候到現在，已經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了，可是神学教师上的头几堂課，到今天我还記得一清二楚，就象不过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似的。



不幸的孩子們

爸爸到美国去了，把媽媽扔下在外婆的小屋里，还扔下几个孩子——尤奥祖卡斯、奥聶列和年岁最大的我。咱們既沒有肉吃，也沒有牛奶喝。爸爸临走前，把布林卡〔注〕牽到了商人那里去，为了卖几个錢作路費用。我們只好喝稀粥，媽媽难得弄来点面包吃。

外婆的小屋里很冷，沒有柴燒，用啥升爐子呢。于是，我們縮做一团儿，在冰冷的爐旁蹲了整整一个冬天。

春天，我被送到巴布拉斯家里去放猪。我常常坐在猪群旁边，冻得发僵，一直哭着想爸爸……

有一天，媽媽到我这儿来了，告訴我爸爸寄来一封信。信里說爸爸

〔注〕 牛的名字。